



異稱日本傳中之六引用書目

武備志 今按中引真言傳皇字沙汰文等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身于', '法昔', '中長', '年自', '凡以'.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fragment.



九命志 今并中... 天... 皇... 文...

武備志卷八十六

陣練制

練教藝三

防風茅元儀輯

劍

固知中國失而求之四裔不獨西方之等韻日本之尚書也

刀

茅子曰武經總要所載刀凡八種而小異者猶不列焉其習法皆不傳今所習惟長刀腰刀非團牌不用故載於牌中長刀則倭奴所習世宗時進犯東南故始得之戚少保於辛酉陣上得其習法又從而瀟之弁載於後此法未傳時所用刀制略同但短而重可廢也



新流之目錄

猿飛

は身かきこしききこしきき

刀たう

虎靴 高岸 海兒



五外...

又款此夫刀也... 猿飛 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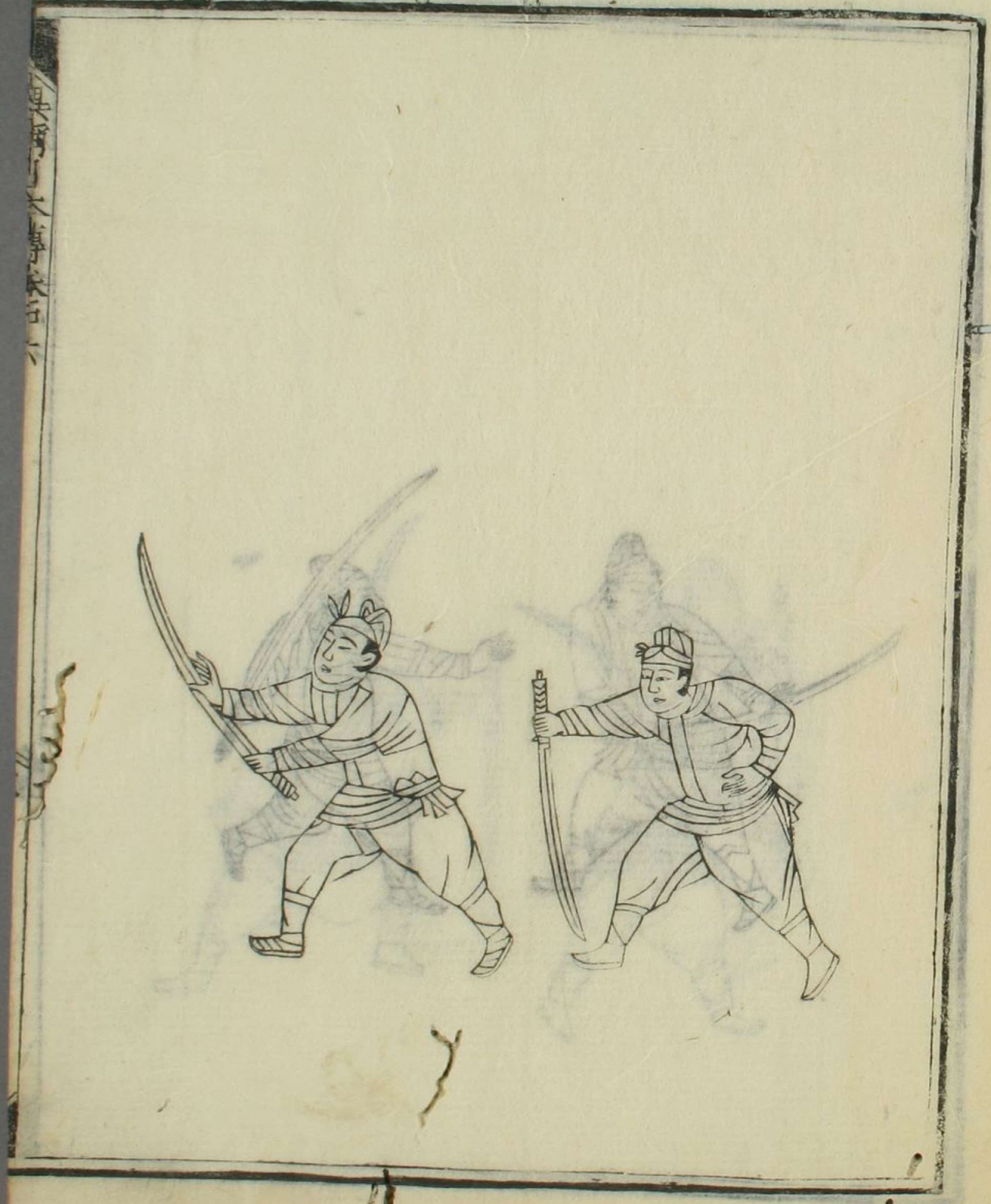
此も子歎奇ちつて其時  
 五つ太刀にて其れ太刀持  
 在時法為さる物候の  
 之を為す

牙三の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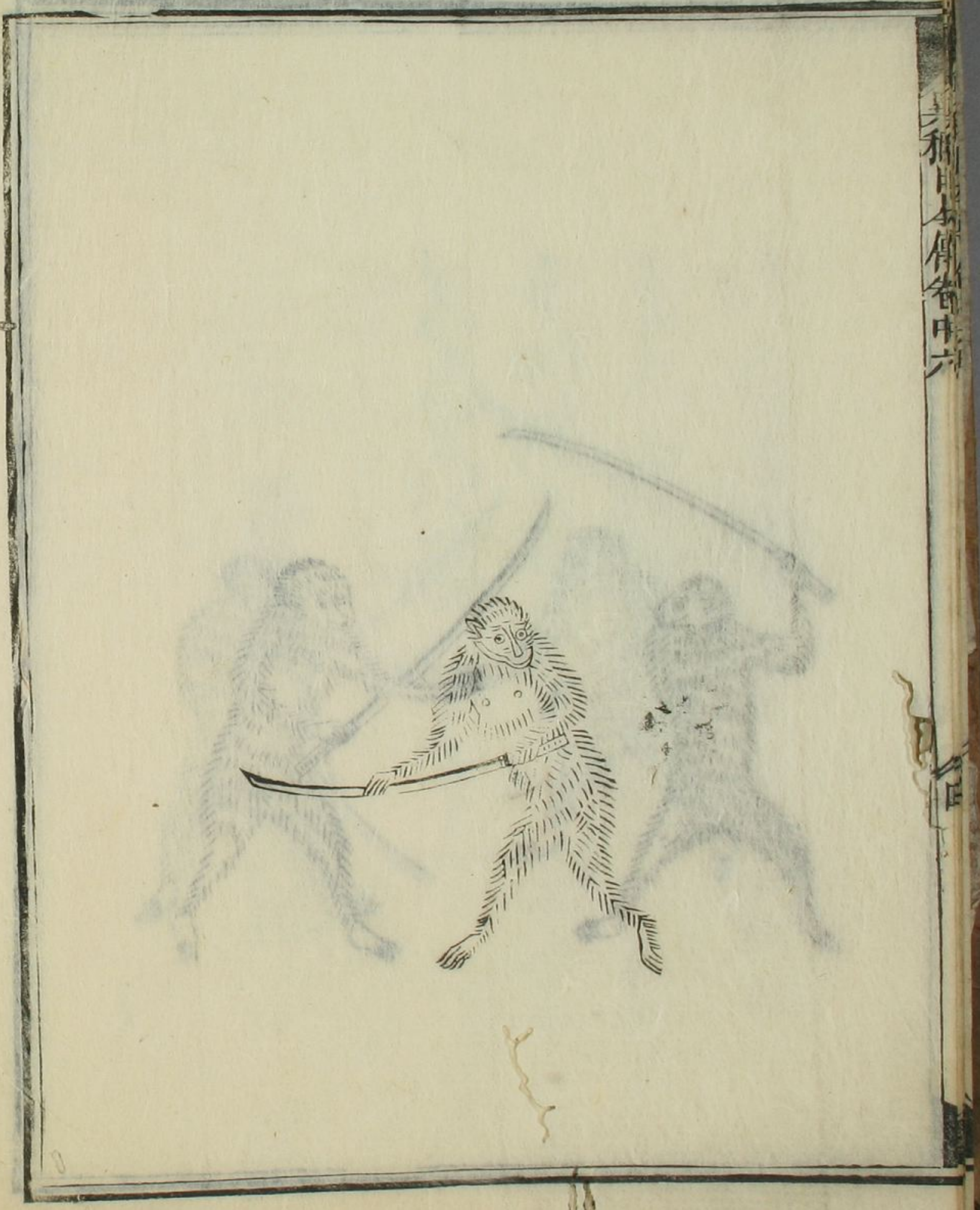


五



三和月本傳卷中六

五



三和月本傳卷中六









天皇承... 本... 正... 具... 足... 現... 後... 卷... 八...



今按<sub>ニ</sub>戚少保<sub>一</sub>戚繼光<sub>一</sub>辛酉<sub>一</sub>明嘉靖<sub>一</sub>四十年<sub>一</sub>當日本<sub>一</sub>正親町  
 天皇<sub>一</sub>永祿<sub>一</sub>四年<sub>一</sub>影流<sub>一</sub>日本<sub>一</sub>劍術<sub>一</sub>者<sub>一</sub>流名<sub>一</sub>也<sub>一</sub>影當<sub>一</sub>作<sub>一</sub>陰<sub>一</sub>凡<sub>一</sub>日  
 本<sub>一</sub>自古<sub>一</sub>雖多<sub>一</sub>敦<sub>一</sub>劍<sub>一</sub>者<sub>一</sub>源<sub>一</sub>義經<sub>一</sub>稱<sub>一</sub>絕<sub>一</sub>軌<sub>一</sub>鞍<sub>一</sub>馬<sub>一</sub>寺<sub>一</sub>有<sub>一</sub>僧<sub>一</sub>正<sub>一</sub>谷<sub>一</sub>寂  
 寞<sub>一</sub>無<sub>一</sub>人<sub>一</sub>之<sub>一</sub>境<sub>一</sub>也<sub>一</sub>昔<sub>一</sub>權<sub>一</sub>僧<sub>一</sub>正<sub>一</sub>壹<sub>一</sub>演<sub>一</sub>嘗<sub>一</sub>修<sub>一</sub>行<sub>一</sub>佛<sub>一</sub>道<sub>一</sub>于<sub>一</sub>此<sub>一</sub>故<sub>一</sub>名<sub>一</sub>僧  
 正<sub>一</sub>谷<sub>一</sub>出真言傳世<sub>一</sub>傳<sub>一</sub>義<sub>一</sub>經<sub>一</sub>少<sub>一</sub>年<sub>一</sub>避<sub>一</sub>平<sub>一</sub>治<sub>一</sub>之<sub>一</sub>亂<sub>一</sub>到<sub>一</sub>僧<sub>一</sub>正<sub>一</sub>谷<sub>一</sub>逢<sub>一</sub>異<sub>一</sub>人  
 異<sub>一</sub>人<sub>一</sub>教<sub>一</sub>以<sub>一</sub>劍<sub>一</sub>術<sub>一</sub>義<sub>一</sub>經<sub>一</sub>善<sub>一</sub>習<sub>一</sub>刺<sub>一</sub>擊<sub>一</sub>之<sub>一</sub>法<sub>一</sub>其<sub>一</sub>後<sub>一</sub>劍<sub>一</sub>客<sub>一</sub>居<sub>一</sub>多<sub>一</sub>及<sub>一</sub>乎  
 足<sub>一</sub>利<sub>一</sub>氏<sub>一</sub>之<sub>一</sub>季<sub>一</sub>有<sub>一</sub>日<sub>一</sub>向<sub>一</sub>守<sub>一</sub>愛<sub>一</sub>洲<sub>一</sub>移<sub>一</sub>香<sub>一</sub>磨<sub>一</sub>霜<sub>一</sub>刃<sub>一</sub>年<sub>一</sub>久<sub>一</sub>詣<sub>一</sub>鴉<sub>一</sub>戶<sub>一</sub>權  
 現<sub>一</sub>祈<sub>一</sub>業<sub>一</sub>精<sub>一</sub>夢<sub>一</sub>神<sub>一</sub>顯<sub>一</sub>猿<sub>一</sub>形<sub>一</sub>示<sub>一</sub>奧<sub>一</sub>秘<sub>一</sub>名<sub>一</sub>著<sub>一</sub>于<sub>一</sub>世<sub>一</sub>名<sub>一</sub>家<sub>一</sub>曰<sub>一</sub>陰<sub>一</sub>流<sub>一</sub>其  
 徒<sub>一</sub>上<sub>一</sub>泉<sub>一</sub>武<sub>一</sub>藏<sub>一</sub>守<sub>一</sub>藤<sub>一</sub>原<sub>一</sub>信<sub>一</sub>綱<sub>一</sub>用<sub>一</sub>心<sub>一</sub>損<sub>一</sub>益<sub>一</sub>之<sub>一</sub>號<sub>一</sub>新<sub>一</sub>陰<sub>一</sub>流<sub>一</sub>有<sub>一</sub>猿<sub>一</sub>飛  
 猿<sub>一</sub>回<sub>一</sub>山<sub>一</sub>影<sub>一</sub>月<sub>一</sub>影<sub>一</sub>浮<sub>一</sub>船<sub>一</sub>浦<sub>一</sub>波<sub>一</sub>覽<sub>一</sub>行<sub>一</sub>松<sub>一</sub>風<sub>一</sub>花<sub>一</sub>軍<sub>一</sub>長<sub>一</sub>短<sub>一</sub>徹<sub>一</sub>底<sub>一</sub>磯<sub>一</sub>波  
 等<sub>一</sub>手<sub>一</sub>法<sub>一</sub>茅<sub>一</sub>氏<sub>一</sub>舉<sub>一</sub>猿<sub>一</sub>飛<sub>一</sub>猿<sub>一</sub>回<sub>一</sub>山<sub>一</sub>陰<sub>一</sub>虎<sub>一</sub>飛<sub>一</sub>青<sub>一</sub>岸<sub>一</sub>陰<sub>一</sub>見<sub>一</sub>之<sub>一</sub>名<sub>一</sub>而<sub>一</sub>收  
 入<sub>一</sub>國<sub>一</sub>字<sub>一</sub>傳<sub>一</sub>寫<sub>一</sub>之<sub>一</sub>誤<sub>一</sub>澆<sub>一</sub>草<sub>一</sub>有<sub>一</sub>缺<sub>一</sub>畫<sub>一</sub>

影流之目錄 猿飛 此手ハテキニスキレハ意分太刀  
タリ 虎飛青岸陰見 又敵ノ太刀ヲ取候ハシカ  
リ何造作モナウ先直偏カラス彼以大事子切ヲ意  
婦偏後ナリイカ、ニモ法ニニキリテ有偏シ 猿回  
此手モ敵多キイタス時ワカ太刀ヲテキノ太刀ア者  
ス時取偏ナリ初段ノコトク心得ヘシ 第三山陰  
蓋武備志所載有缺誤大抵應如是

又卷八十七

陣練制 練二十 教藝

鏡鉞

紀効新書曰此器自有倭時始用在閩粵川貴雲湖皆舊有  
之而製不同乃軍中最利者

又卷二百二十三

四夷

曰日本日本不患于古而患于今自元世祖以八荒來王之  
威而不能加于日本日本將日肆天道然也幸一海為之限  
耳然其威有所加俱必越海而及之故不以為難也國家之  
患曰南倭北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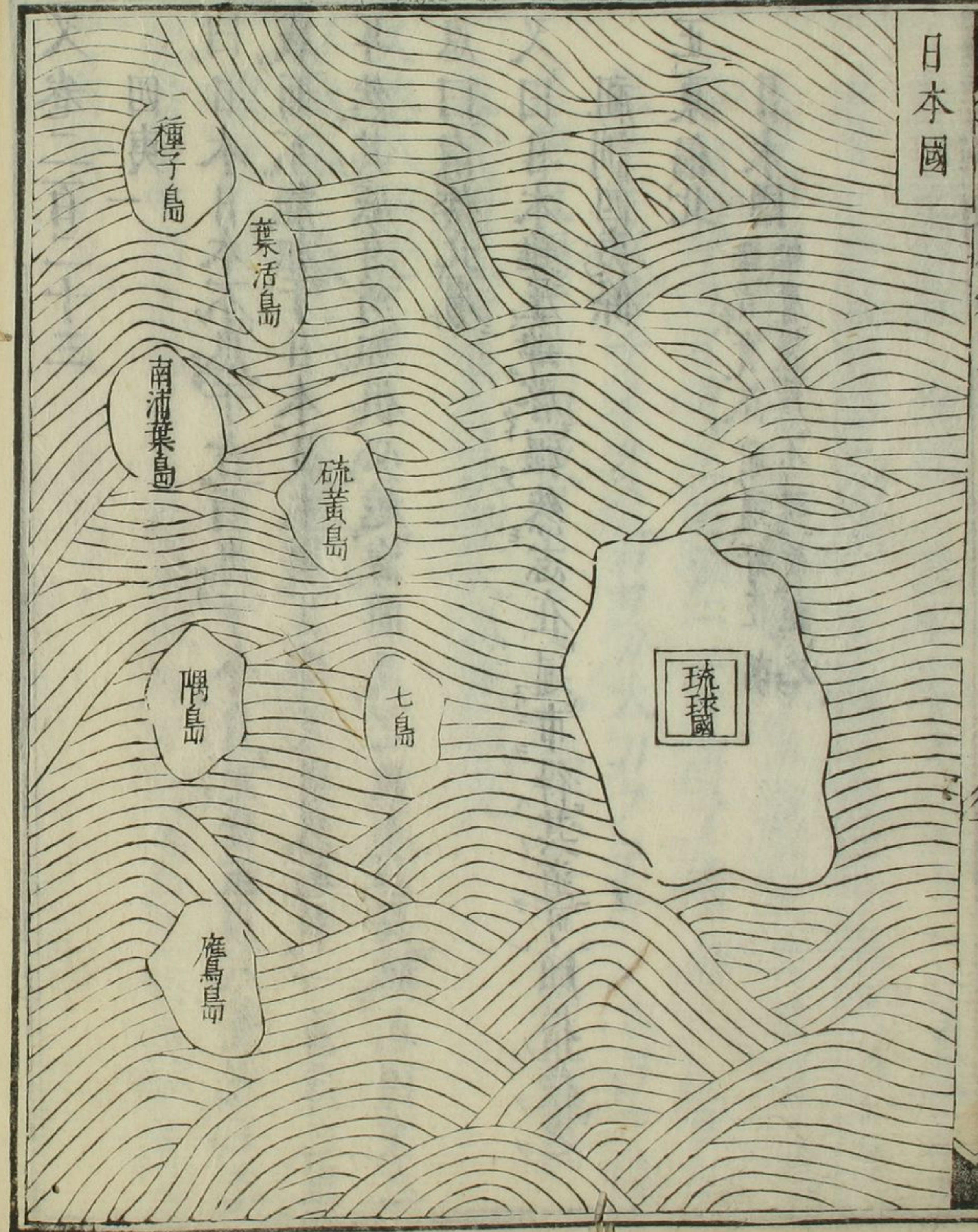
又曰日本雖屢肆啓疆然志在通市得其道可願指使之  
祖訓四夷條

正東偏北

日本國 雖貢實詐暗通奸臣胡  
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日本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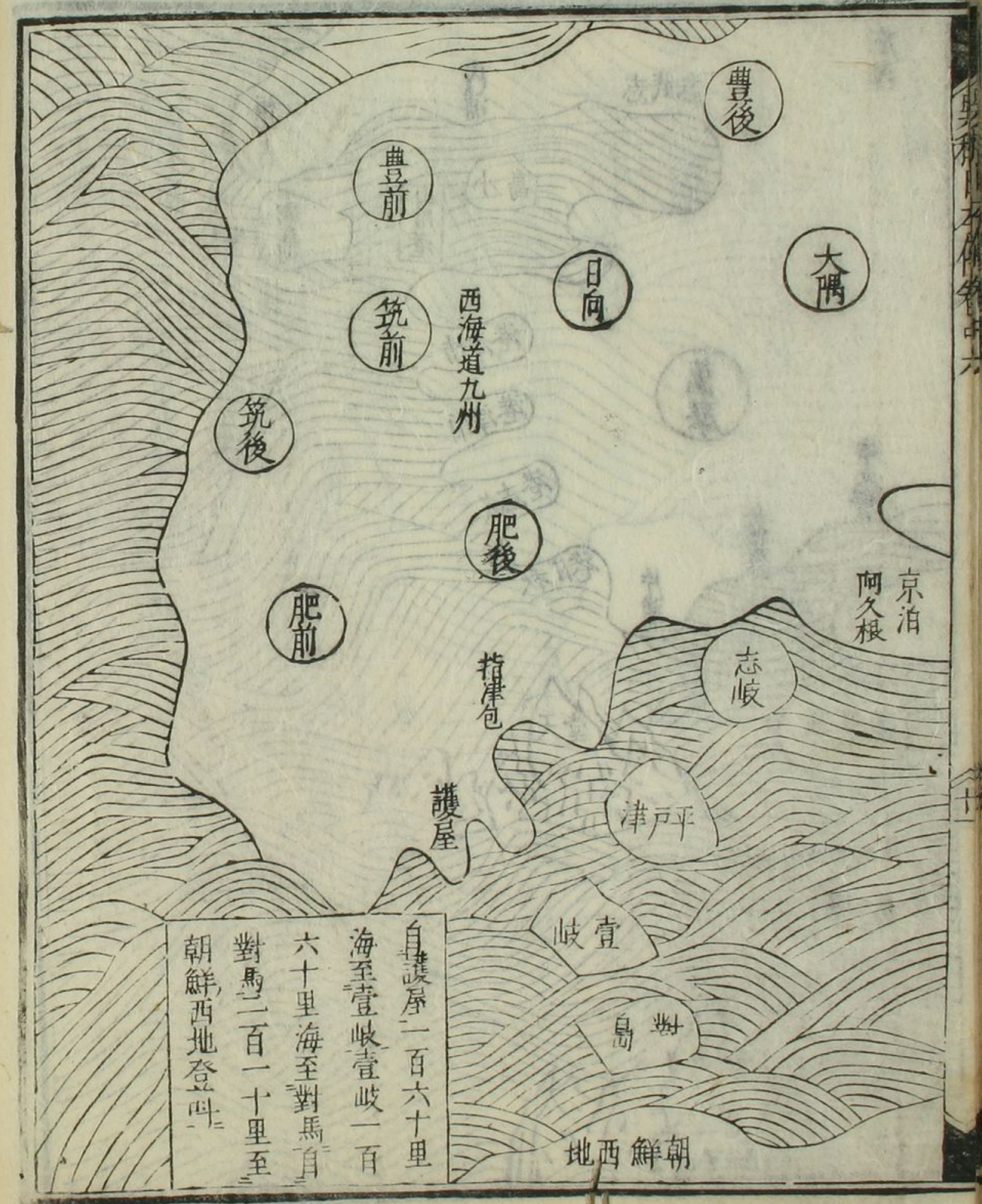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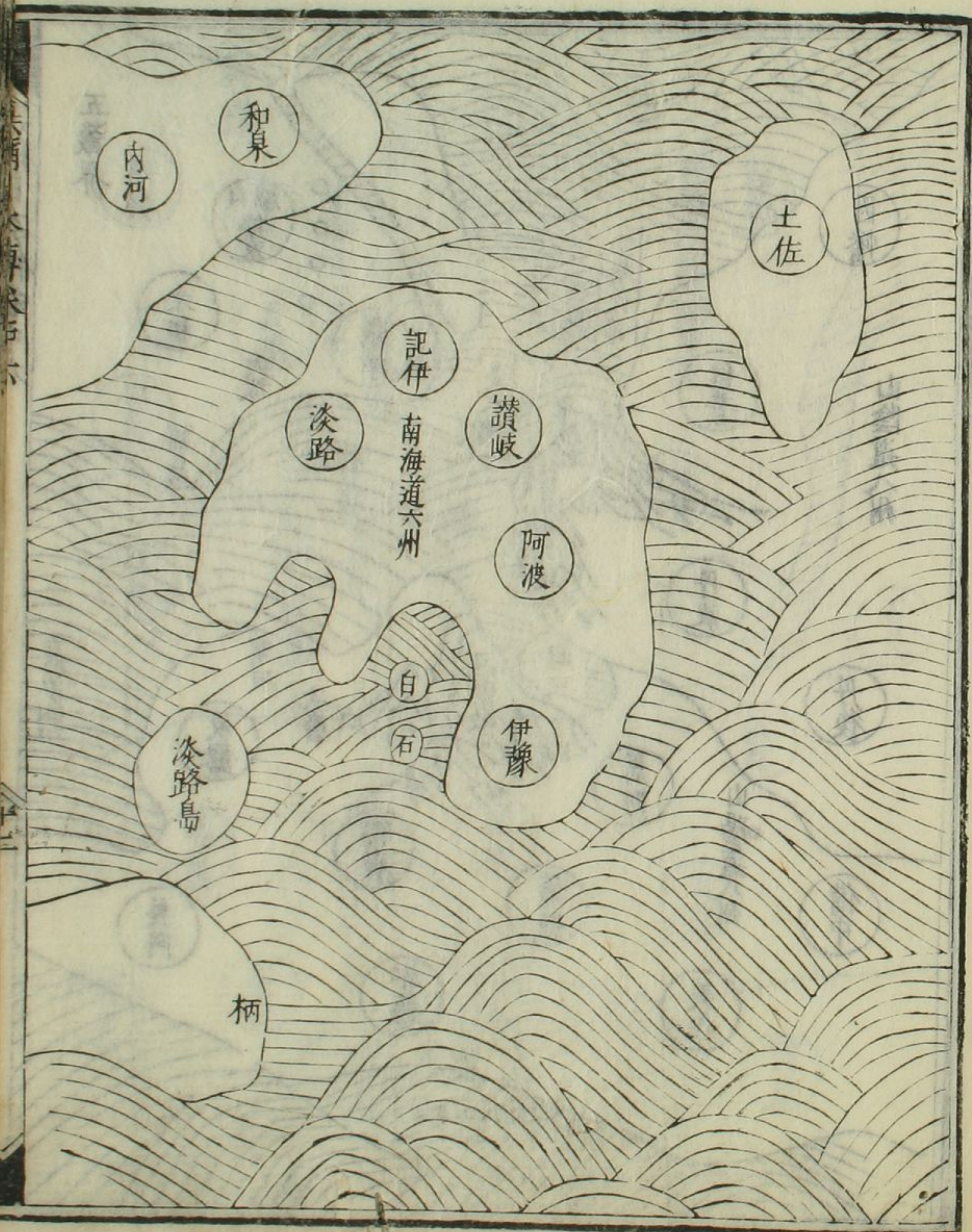
皇再日本專系口ハ



長門海國本傳卷第六

長門海國本傳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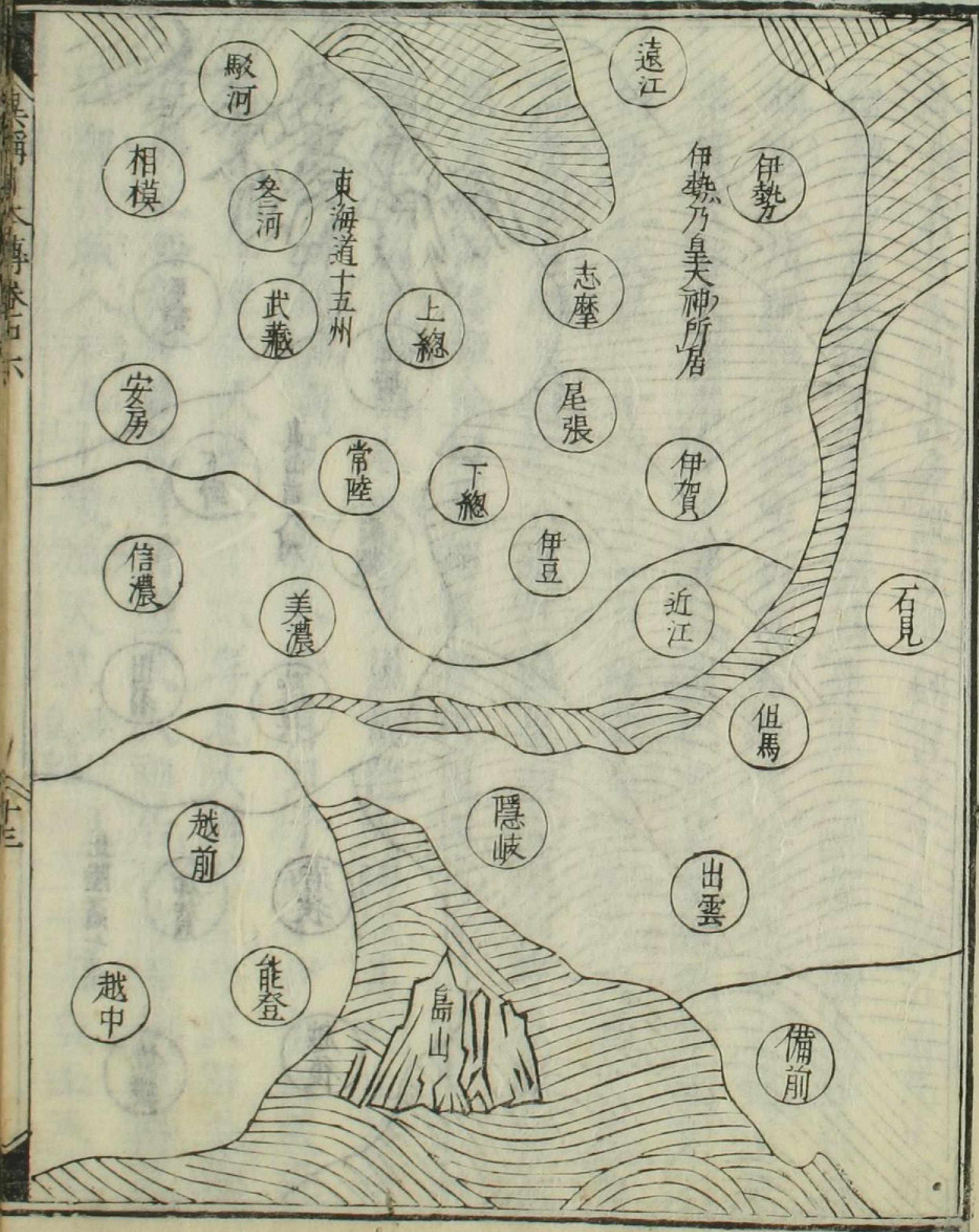
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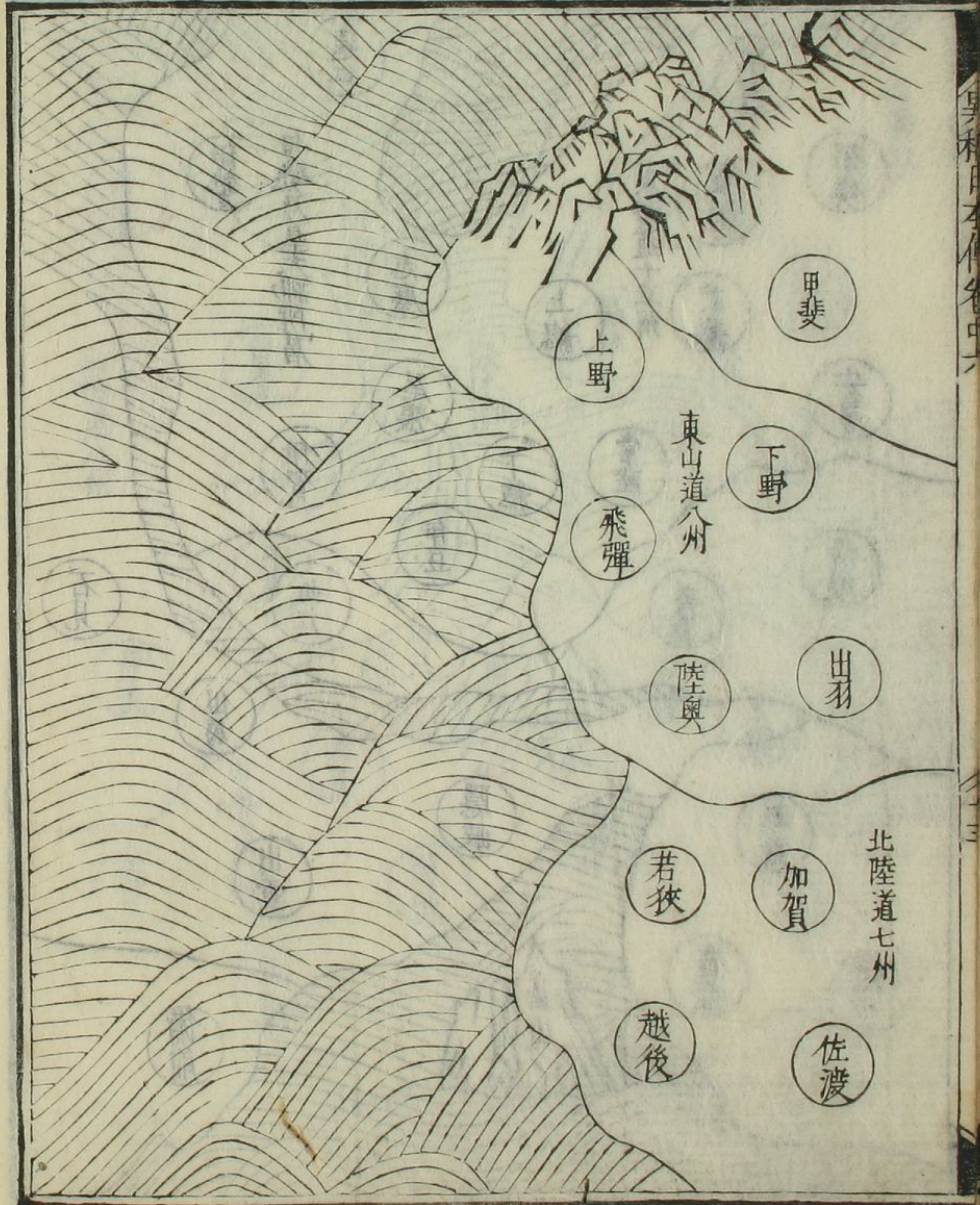


自護屋一百六十里  
海至壹岐壹岐一百  
六十里海至對馬百  
對馬二百一十里至  
朝鮮西地壹叫

日本海

日本海





今按右日本圖甚多訛方隅倒置文字差謬不煩斥正唯  
 伊勢乃皇大神所居之語為是皇大神者一所大神宮摠  
 稱也二所神德洋溢宇宙故雖華人知其所居之地不失  
 事實天照大神居伊勢者自垂仁天皇時始按日本書紀  
 曰垂仁天皇二十五年三月倭姬命求鎮坐大神之處而  
 詣菟田後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迴美濃到伊勢國時天  
 照天神誨倭姬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  
 國也傍國可憐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於伊  
 勢國一云隨神誨丁巳年冬十月甲子遷于伊勢國渡過  
 宮丁巳年垂仁天皇二十六年也大神鎮坐事又詳見鎮  
 坐傳記倭姬命世記等書豐受大神居伊勢者鎮坐傳記  
 曰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垂仁天皇也三十九歲壬戌止



由氣之皇神豐受大神也天降于丹波國余佐郡真井原泊瀨  
朝倉宮御宇天皇雄略天皇也廿一年丁巳冬十月一日倭姬  
命夢天照大神誨覺迎止由氣大神立祠於伊勢國度遇  
之山田原爾來豐受大神與天照大神合明齊德自垂仁  
天皇二十五年至雄略天皇二十一年該四百八十二年  
或曰天照大神稱皇字豐受大神不稱皇字然但謂皇大  
神者二所大神也永仁年中數有此議詳見皇字沙汰文  
其略曰皇號源起天祖流傳王家德侔天地則稱之義同  
太虛則號之夫兩宮者天神地祇之大宗君臣上下元祖  
天下大廟也國家社稷也長養萬物照臨群品故曰皇大  
神上古以來祕記貞觀延喜式文延久承德宣命稱兩宮  
皆曰皇

又卷二百三十

四夷八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二島又附庸國百  
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  
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村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  
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  
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咬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  
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國朝洪武二年  
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  
爾能臣則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則善自為備良懷言蒙古嘗  
使趙良弼好語餽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

襲我也欲又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宜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  
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克勤仲猷一  
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  
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  
無表文其臣民久私貢竝却之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  
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  
倨甚命綱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  
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毋  
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  
地築城設衛所攝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  
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上賜冠服文  
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

銘之于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  
頌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置書  
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于上國  
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  
持奉表謝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  
初榮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堦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  
奔捕馘無才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  
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戰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以  
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迺貢  
逾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  
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廩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上  
孕婦男女剖視賂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

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於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閻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怒相讎殺戕指揮劉錦袁璉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晴復貢乞賜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啗喝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

則隍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是朱統以巡撫治之統日夜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統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行經略摘發頗有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鏗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鏗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窯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

海至文華素蒙緣大學士嵩貴幸頗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從出師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弁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業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參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

宜罷去宗憲代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棗最強徐海後至與之合參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於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鶚於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搆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述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船巢五島中奸商王澈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

至枕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日本使禁戢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行以諸生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闕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澈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寡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澈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

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今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澈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秦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

兵攻圍賊因甚欲遁副使劉景詒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據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尙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一年攻甯興化總兵劉顯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後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聞繼

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文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徵繼光幾無聞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誦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叅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乎且倭能

若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為塹以舟為家明風侯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創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為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日本稱王者自源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即藤氏其秉政者曰關白神廟初平信長為關白雄鷲能御下有秀吉者幼而賤勇躡辨才取魚而醉臥樹下信長出獵馬驚欲殺之以辨而免養為義子更名森吉每出戰無不摧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而秀吉以賞輕頗怨望信長恐其叛乃令為攝津鎮守大將已而信長為部將明智所弑秀吉討平之廢信長之子而自立當是時乃萬曆十四年也至十七年盡并六十六州矣嚴刑以御衆狡智以誘叛故所嚮皆靡亦以是失衆心是年誘琉球不下脅朝鮮朝鮮遂入貢次年將自朝鮮

入寇禁琉球弗我貢恐以洩其事琉球相鄭迴密以聞天子乃下詔責朝鮮壬辰遂自釜山掠朝鮮戊戌秀吉死始底定詳朝鮮考中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西北至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為和泉又南為沙界沙界之東南為紀伊紀伊之東為伊賀山城之西為丹波左為攝津左之西為播磨右為但馬右之西為因幡丹波西為美作左為備前左之西為備中右為因幡右之西為伯耆美作之西為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為安藝出雲之西為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為山口谷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為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為豐前其南為豐後又其南為日向豐前之西北為筑前西南為後筑後之南為大隅大隅之西為薩摩

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淡  
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  
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  
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  
號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豐後最大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  
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  
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  
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豐後和泉諸島俗喜盜輕生  
好殺每戰必單列緩步爲蝴蝶陳前一人揮白扇爲進止木  
弓竹矢以骨爲簇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  
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屨土氣溫煥宜禾稻桑麻產金  
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

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自寧波達於京茅元儀曰今我之  
禦倭者甚密矣然似密而實疎兵減於伍將玩於法器毀於  
敝然猶可言也唯是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刃倭之水關  
不能當我之戰艦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設會哨之  
法謹戰艘之修所以事貴豫也今防汛者以捕魚爲業而舟  
楫帆檣敝者莫葺缺者莫補自失其險釁將安弭至於絕貢  
市杜私販固萬年長策哉然亦未盡然也天地不能違人情  
而制道聖王不能違人情而制治我之利於倭者一扇一刃  
固遠物之不貴倭之利於我者絲纊針磁乃資生之必藉貢  
市絕則私販通私販通則寇掠啓私販則姦民藏致勾引之  
隱禍譏察廢致禁物之闌出貢市通則舍門戶之險延盜中  
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益其將吏防閑適所以啓賂冒法



而入寄命人手故昔則教之入寇今且教之造船使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負未可知也故不如稅取物藉商名嚴冒禁核往返收其什一而挈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誠良法也昔者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曰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且夕主國是者曷深長思哉其地理語言嗜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告來者

今按天村雲尊立者非也舊事本紀曰天村雲命度會神主等祖乃天孫之臣也以天村雲命為我天子之祖茅氏等不知而作也道義義滿法名也義持義滿之子義教義持弟也義澄義教之孫義晴義澄之子日本稱王者自源氏歷橘氏平氏以至秦氏即藤氏者甚誤也源平藤

俱姓氏也以源橘平秦即為藤氏謬混之甚也據紹運圖姓氏錄等書源橘平俱皇別也源氏有嵯峨仁明清和村上等諸源嵯峨天皇弘仁五年五月八日勅皇子八人賜源姓自此以來有源氏橘氏出自敏達天皇四世之孫葛城王平氏出自桓武天皇皇子葛原親王之子高棟王源橘平之先皆為親王諸王謂稱王者近是秦氏蕃別也秦始皇三世孝武王男功滿王我仲哀天皇八年來朝應神天皇十四年功滿王男融通王率二十七縣百姓歸化獻金銀玉帛等物仁德天皇時分置百姓于在在即使養蠶織絹貢之天皇詔賜姓波多用秦字言絹溫柔肌膚肌膚多雄略天皇時加大字曰大秦積增益之義古語拾遺曰其先雖為異邦帝王來於我朝臣僕也謂稱王者

言隨積其先雖為異邦帝王來於我朝臣僕也謂稱王者

非也藤原氏神別也出自天兒屋根命與源橘平秦非同  
 出自也天兒屋根命二十一世之孫鎌足有功賜藤原氏  
 奕葉為宰輔謂稱王者非也平信長為關白者非也元龜  
 五年十一月信長任右大臣叙從二位天正十年六月二  
 日為其臣明智光秀所弑十月詔贈太政大臣從一位無  
 為關白事森吉者訛也豐臣秀吉微時號木下藤吉郎訛  
 稱之攝津鎮守大將者似是而非也天正十一年秀吉更  
 築攝津國大坂城居之為政於天下十三年三月任內大  
 臣七月改姓藤原蒙關白詔其略曰名翼翔朝威靈驚世  
 固禁闕之藩屏忠信無私居藤門之棟梁奇才惟異夫萬  
 機巨細百官摠已皆先關白然後奏下一如舊典後亦改  
 姓豐臣文祿元年當萬曆九年慶長三年當萬曆廿六年

又卷二百三十一

四夷九

日本考二

茅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置道分州列郡甚夥蓋摹倣中  
 華而侈言之者也語言嗜好不明則無以知其情船舶利器  
 寇術不詳則無以制其變故差次之

疆域 津要附

譯語 嗜好 船舶 利器 寇術

今按疆域至於寇術下詳之矣登壇必究第二十二卷亦  
 有之無異但嗜好下鄭若魯曰日本所貢倭扇描金盒子  
 類皆異物也其所悅於中國者皆用物也彼有資於我而  
 我無資於彼忠順則禮之悖逆則拒之不易之道也若狗  
 其求而愆期許貢無端互市斷斷乎不可也

疆域

畿内部 州五

山城 大 大和 大 河内 大 和泉 小 攝津 大

右共統五十三郡

畿外部 道七

東海道 州十五

伊賀 小 伊勢 大 志摩 小 尾張 大 三河 大 遠江 大 駿河 大

伊豆 小 甲斐 大 相模 大 武藏 大 安房 中 上總 大 下總 大

常陸 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東山道 州八

近江 大 美濃 中 飛彈 小 信濃 大 上野 大 下野 大 陸奥 大

出羽 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二郡

北陸道 州七

若佐 小 越前 大 加賀 大 能登 中 越中 大 越後 大 佐渡 小

右共統三十郡

山陰道 州八

丹波 大 丹後 中 但馬 大 因幡 大 伯耆 大 出雲 大 石見 小

隱岐 小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陽道 州八

播磨 大 安藝 大 美作 大 備前 大 備中 大 備後 大 周防 大

長門 中

右共統六十九郡

南海道州六

紀伊大淡路小阿波大讚岐大伊豫大土佐中

右共統四十八郡

西海道州九

筑前大筑後大豐前大豐後大肥前大肥後大日向中

大隅中薩摩中

右共統九十三郡

島

壹岐小

對馬小

共為驛四百一十四戶七萬餘課八十八萬三千三百

二十九

津要

國有三津皆商舶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薩摩州所屬

花旭塔津筑前州所屬洞津伊勢州所屬三津惟坊津為總路客船往

返必由花旭塔津為中津地方廣闊人煙湊集中國海商無

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名十里松土名法哥煞機乃廂

先也有一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為倭也洞津為

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

貿易用銀金銅錢憑經紀名曰乃隔依理錢鑄天順永樂洪

武樣自琉球銀一兩換三百三十三文零用三文抵一分總

錢千稱一貫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中國斛可三石絹段有花

繭花者三四兩素二兩大紅七八兩

釋語

天文

天帝

天

有味

風

加前

時令

來運

早

換發

晚

田搖

明

日換

前

日堆

明

日來

霜

辭名

夜

搖落

明

水換

煖

水換

後

日暮

日

路非

後

日來

月

和計

雨

換迷

落

付換

星

休泥

霧

吉利

午

非路

暗

水骨

今

日聲

昨

日傑

今

日來

地理

地

大樣

沙

何吉

江

打大

島名

山

失羊

河

知荒

攝

子知

伊

勢衣

尾

張倭

紀

伊苦

伊

豆阿

山

羊賣

石

木依

筑

前職

豐

前字

肥

前非

日

向兄

薩

摩撒

淡

路阿

讚

耆智

水

明東

火

非

和

泉野

伊

賀衣

志

摩石

三

河懷

駿

河絲

甲

裴既

海

鳥

鄉

羊埋

筑

後骨

豐

後蓬

肥

後非

大

隅阿

遠

江拖

阿

波換

伊

豫伊

對馬島	官島	女島	信濃	美濃	佐渡	加賀	越中	若狹	下總	安房	柏模
則度	迷度	下野	農中	米奴	沙奴	坳奴	日棚	懷加	倭散	阿空	阿空
什卒	五島	子計	隱岐	出雲	因幡	丹後	長門	安藝	備中	美作	土佐
廢類	我島	陸奥	和計	因字	白奴	丹多	奴加	阿計	避畫	撒家	拖馬
種島	男島	話收	上野	飛彈	近江	能登	越後	越前	常陸	備前	武藏
什廢	賀什	多藝	康子	米鳥	多鳥	奴谷	前知	非大	智大	避然	木撒
傳多	小島	出羽	伊岐	石見	伯耆	但馬	丹波	播磨	備後	上總	山口
逆花	廢科	迷外	尤計	彌哇	花計	廢達	丹白	馬法	避卧	倭散	馬窟

人物	紅銅	金	珍寶	前	東	方向	竹島
皇帝	空楷	空楷	利日	薰加	他計	平戸	佐加關
大官	楷更	銀	後	南	三島	三島	三島
大官	水銀	珠	利吾	迷南	義西	北	北
皇帝	明東	他賣	失	辛	西	北	北
大官	好銅	錢	善尼	西	義西	北	北
大官	錢	黃銅	尼	西	義西	北	北
大官	百姓	公	尼	西	義西	北	北
大官	母發	兄	尼	西	義西	北	北
大官	姊	姊	尼	西	義西	北	北
大官	孫	姊	尼	西	義西	北	北
大官	夫人	姊	尼	西	義西	北	北

和名漢字

卷之六

父母子多 叔何王 丈夫壽山 婦人家

老秃古 女子何奈 後生家 孩親

姐夫不哥 朋友道門 女塔米哥 僕三三

小厮歪皆 和尚烏索 老實人多埋 艱難人胡奈

人強盜 瞎子骨 獨眼人審 你無哥

誰人搭梭 我何埋 徒弟加食 財主賣

生得好眉眉 外甥哥 長子難解 媳婦嫌妙

長吊 主人床桌 生得醜曾歪 貪腮東

聰明乃哥 賤那塑 富鳥多 麻子莫入

乞丐寬需 好淫梭羅 年紀一故 村魚

拐非計 賊陸宿 人陸宿 人陸宿

人事

要水 不要依也 立達子 等待埋祖 眠羊達

拿來未低 拿去未底 相擾括盆

亂說思量 看迷見 不送何埋 嬉換

坐移路 病依埋 揖科眉 不可民

罵寬被 軒計因 詈鳥論 睡密路

去漫陀 在何打 不在論速 來何耶

便來羊伴 回耶慢 的論速 便去密路

怪來發下 送與我面皮 愛情搖落 怕路

出去計一 前行殺雞 行換龍 喜一水

說話未納 怠慢難利 飲那慕 獨樂哥賣

差愧水木 快去計法 打人達亞 借艇路

走法古 快去計法 打人達亞 借艇路

買賣加鳥一不喫了禁哥唱嘔夫莫怪乃哥

多喫酒何賢且教何水喫酒殺麻黑那里去移姑

添路所有行路滅益曉得打夫賣無六起身的倭達

叫人多奴老實說話益置多痛水一不曉得不指賴路

多多喫了前行遊西孫還了數諧也害天

殺其奴請人推家慢慢的買得

不賣鳥魯焦麼禮難肚饑路動哭乃古醉邀帶

多少類一打子胡有情許亞無情乃亞腫刺大

換皆賀無工夫擲一怪多發死身大

喚加右笑歪罷活吉打買加利輪埋計

傷寒雞骨寫字加計

身體

耳眉目口骨上鼻發奈眉賣尤手鐵足換身

心路个頭賴成鬚薰計髮夾迷肚發賴

指九皮爪卒腿齒法

器用

小刀曆過中刀柴歪大刀闊中刀柄脫介

甲路大弓油米盒子剛白紙加指硯尊力

砒子依路筆粉地墨陳煤薄紙快利鑰匙坑其

銷哥利厚紙沃速船淨泥針法快鑰匙坑其

鏤難皮磨刀石依水泥銅扇黃旗簾花雞

泥金扇空指等子俚發小箱法哥硯箱徐助

酒盞藤計鏢繫剛碟沙麗銀珠指失鏡彌九

枕埋骨麝香射哥漆水鳥蕭不奴木香木哥



異稱目本傳卷中

傘 隔落 盤 何水 沈香 沈哥 筋 法水 碗 倭吉 貼灣

酒 瓶 昆皮 梯 課水 香 宜哥

衣服 衣服 乞麻 靴 骨都 鞋 水托里 箬帽 搖婆 錦 歪帶

被 衫 迷奴 手巾 達昂 綿布 木棉 夏布 奴奴

飲食 解素 酒 曬箕 白酒 曬 燒酒 曬 老酒 曬 福祿

飯 密 飲酒 曬加 鹽 收失河 喫飯 密黍 醬 彌沙

茶 解素 酒 曬箕 白酒 曬 燒酒 曬 老酒 曬 福祿

米 科眉 油 賴 大麥 崎 小麥 柯蒙 穀 暮米

羹 水 荳 磨米 肉 恕 笋 乾 糯 醬 瓜 米 糯

花木 荳 磨米 肉 恕 笋 乾 糯 醬 瓜 米 糯

瓜 鳥 埋 麻 雞 那 茄子 皮 泥 梅 水 芥 水 菜 芥

鳥獸 胡 水 狗 意 奴 猪 豕 豕 雞 抓泥 撥地 鵝 解加

鼠 未 眠 助 魚 遊 河 蟹 指 泥 蠶 水 失 辣 羊 羊 其

數目 一 去多子 丟 一箇 个利 二 扶 達子 三 畚 子 條

四 學子 搖 五 意子 多 六 後子 七 子 方 八 效子

九 個 十 多 十一 達子 多 丟 五十大 百 法古

千 借 一 萬 慢 亦

通用

通用

通用

通用

通用

通用

通用

有換路無乃好高高極好明哥不好出無

大加小思姑小發飾少極好明哥不好出無

近的個瘦牙十短迷加細相快大粉骨節

厚換卒薄溫卒歪貨不高歪破羊鈹不是乃松山

要緊馬多緩慢大無用設計多有何何未慢大

香干牌臭骨節

今按譯語多訛華人不通和語也昔王仁以漢帝之苗裔

自百濟來于我國能通和語訓導國人誠非後世之所及

也

嗜好

絲所以為織網紵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

則無絲可織每百斤直銀五

斤價銀至

二百兩

衣服紅線編之以綴盃甲以束腰腹以為刀帶書帶

器之用其價十倍中國常因

鐵鍊每百斤賣銀三百兩針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船而止

有而不一鍋價銀一兩

以葵花稜為尚制若

非瓶雖官窰不喜也

古文錢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

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

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最喜小者蓋其書房精潔

古書春秋則重書禮而忽易詩

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經若

古醫書每見必買重醫故也

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

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為常

小食蘿用外絲所作而漆飾者然惟古之取若

硯箱三者其最尚也盒子

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今按嗜好不甚遠不自鑄錢者非也古者朝廷設鑄錢司鑄錢王恩義略知之詳見引三才圖會下

船舶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短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難於仰攻苦於犁沈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舵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

然者乃福浙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鬪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水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即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於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船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巨測程不可計過山而汲亦其勞耳盥頤沐浴海水山水亦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冽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一二沸置之缸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真欲焚香乃覘兵防虛實耳

利器

凡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人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插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

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最嘉又有作贊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為刀其實無用

上等曰上庫刀山城君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祖傳以此為上

次等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為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劍或鑿八

番大菩薩春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其形著在外為羨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鐫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為古今賢否之辨鎗劍亦然

鳥銳原出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來釋古者傳於豐州造鳥銳一門價二十餘兩用之奇中別州無此妙

制火藥亦得真傳用梧桐燒炭為領次取酸硝滾水煮過三次硫黃擇明淨者為勻每銳用藥二錢多彈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銳總按三彈橫直分發皆秘法也

寇術

倭夷慣為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為號一人揮扇眾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為長蛇陣煎耀

百脚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強爲殿中皆勇怯相參  
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  
展視今日劫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  
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卽合救援亦有一三人一隊者舞  
刀橫行薄暮卽返各獻其所劫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  
而贏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將終縱之以焚煙  
燄燭天人方畏其酷裂而賊則抽去矣愚論我民勿使邀擊  
專用此術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  
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  
磚石也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  
數十日不爲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營必先遣一二  
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衝陣必伺人先動

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遠陣後故令  
我軍驚潰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先以駭觀故吾目  
眩而彼械乘慣雙刀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鋌鎗不露卒突  
忽而擲故不測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斂跡者其  
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  
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遍城欲陸  
走則取棹或爲窰以詐坑或結稻桿以絆奔或種竹簽以刺  
逸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爲  
吾軍之邀追俘虜必開墻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恩  
施附巢之居民故虛實洞知賞豐降虜之工匠故器械易具  
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宿食必破壁  
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偽餌而

逸之或披蓑頂笠，淅瀝於田畝，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江海之戰，本非其長，亦能聯虛舟，張弱簾，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彌退吾之後。逐凡舟之裾，墻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關間或附蓬而飛越，即雷震而風靡矣。寇擄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籍呼名，每處為簿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間，真倭甚少，不過數十人，為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

又卷二百三十六

四夷 十四

海外諸國考

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揚、戴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國。

又卷二百三十九

四夷 十七終

朝鮮考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為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為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為界。國朝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即位遣符璽郎使斯齋金印，誥文封顯為高麗國王，使者入謝，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為，城郭修乎，甲兵利乎，官室壯乎，頓首言東海之波，臣朝夕禮覺，王甚恭他未皇也。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

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也王其母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  
之無所其何震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鄰倭虜創于此恐將  
逸于彼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  
乘以固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意中書  
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爲市非法請征其入而禁其出不  
聽五年額請徙耽羅國所留蒙古人及征蘭秀山連寇報詔  
耽羅爾附庸也蒙古亦人耳爾何棄焉通寇以朕命命之傳  
檄可致勿用兵頃之貢馬五十疋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  
至無恙詰之則使者所饋也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論中書  
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  
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禮樂非他邦比宜  
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曩高麗貢獻數使者溺海幾不返

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王八年額弒死子禍嗣貢不如期  
却之羈其使周誼仍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  
謚及嗣封不許十八年許之明年貢馬千疋布萬匹謝請易  
冠服不許指揮高家奴自其國市馬歸言禍辭馬直上令給  
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禍立王昌歲中兩請入朝皆不  
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爽來朝爽未  
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評  
議司表言禍昌不當立瑤暴虐失人心國虛無王舍成桂莫  
適與也惟朝廷命之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且徙居  
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語謾速撰  
表者鄭總羈留之令遼東絕朝鮮且老請子芳遠嗣永樂元  
年賜冕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

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禔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以禔嗣宜德元年遣使賜禔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謂禮臣是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惠遠人故賜之四年禔進海東青制詔珍禽異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効誠而已母金玉器禔再進再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賜諸書禔學于國中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童倉適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詔問禔亡何凡察歸建州禔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禔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兵詔兩解之且慰藉禔國家以王爲東藩如凡察直夷裔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第善自備毋與較景泰元年賜禔世子珣冕服禔卒珣嗣三年卒子弘曄嗣禔而孱遜其叔琰天順三年邊臣疏琰私

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兒哈累詔戒諭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鵲却之時方征建州琰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及其部落遣使來獻俘璽書褒嘉之明年琰卒子毗嗣六年毗卒從子婁嗣復出兵助擊建州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士弘治八年婁卒子嶮嗣病風遜其弟懌嘉靖二十三年懌卒子暗嗣未踰年卒子峒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峒輒捕以獻上亦厚賜予答其意隆慶元年峒卒從子昞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報謝無常期行李踵於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事則頒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高皇帝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故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弒王氏四



王其後嗣當永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弒由廢  
臣倫仁人誅倫立禍禍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懼于  
上國返其兵禍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禍昌皆非  
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高皇帝立先  
臣贍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爲弒而虛蒙此聲又家世  
出新羅司空顧以爲仁人子皆冤甚乞下史館昭雪之神廟  
初乃得請其地之金山者海口也與日本相對金山之民向  
與倭往來互市無間有長子孫通婚姻者曰倭戶又曰麗倭  
時王昫久於位怠棄政事其臣柳承寵李德馨輩邪諛得政  
戎事廢弛故日本酋平秀吉乘之師起不兩月而封疆已失  
其半矣入王京王昫奔義州告急于本朝乃拜兵侍郎宋應  
昌爲經略將兵以勦之是時議者謂倭得朝鮮可以且父渡

鴨綠內窺畿輔外扞山東皆舉手之易故勦之者不惟恤屬  
國亦以杜巨害而兵尚書石星入沈惟敬之說使往倭營說  
封貢星之意以倭之所以蹂中國者在不得互市耳可以表  
餌代甲兵與之封號如北虜西番以備四夷來王之禮固無  
所不可而惟敬乃講張其說遂私許以帝女下降而其議兩  
抗而不入矣應昌薄軍平壤倭來博戰遂乘之斬獲頗多於  
是降議始有緒以詔旨宜諭之羅弁聽命去王京送還五子  
官眷百餘口言者謂應昌不在乃以顧養謙代養謙疏上與  
朝議不合亦謝病去乃以孫鑛代是時小西飛者報命因請  
封上以倭尚屯金山乃庭詰之小西飛替類曰留軍待封使  
非敢有它懷乃鑄王印遣臨淮侯長子李宗城副將楊方亨  
往封之是時惟敬謂功多可得專使卽不爾亦可介而兩不

用宗城復執袴不諳事謾罵惟敬惟敬思有以困之且倭  
釜巢未肯輕去遂羈一使於倭管一載度其窘以危言惕之  
宗城棄璽書而遁朝議逮宗城而以惟敬副方亨倭將行長  
清正始撤師冊使得渡海朝鮮陪臣從秀吉責朝鮮王子不  
親謝及期引使者入見方亨前立惟敬捧印立階下良久忽  
殿上黃帷開一老叟曳杖挾一青衣而出即關白秀吉也侍  
衛呼噪一使匍伏老叟頗加詬讓行長曰此天朝送禮人宜  
優待之始出就館次日宴冊使惟敬方發言撤兵通好秀吉  
即怒曰天朝遣使封我我不敢辭朝鮮決不許和天使亦不  
須久留詰朝可即發我當再征朝鮮耳二使行至郎古耶將  
渡海倭酋賚秀吉書來二使謂謝表也發之乃檄責朝鮮列  
其三罪至金山釜山倭管尚弱朝鮮將李元翼欲乘虛擊之

惟敬不可乃私市珍異爲秀吉貢物以詭報而倭兵陸續渡  
海以行長清正與哥義弘將朝鮮避兵顯越本朝復議出師  
而兵已盡撤募者不至乃下石星於理時倭兵二十餘萬分  
五路而入不復掠財嗜殺唯據險守城爲久遠設施第敵本  
因糧朝鮮而朝鮮久遭兵燹公私無儲野谷未蕃故倭亦待  
秋而進鑛乃議設水兵於天津登萊以防其海道衝突自寧  
城至開城千四百里皆設兵守之據朝鮮形勢之半教其國  
兵以漢戰卽山以鑄錢因地以開屯亦爲久遠設施未幾鑛  
亦去而邢玠代楊鎬爲經理惟敬度不能得之秀吉乃乞朝  
鮮僧百計說清正終不得懼得罪將竄降倭玠乃密授南原  
守將楊元擒獲之惟敬恨元乃以虛實報行長攻破南原得  
拓林要路水陸並闌入全州破守將陳愚衷遁時慶尚太毛

已陷全羅之南賊皆橫行逼王京玠尚未出山海關朝鮮惟倚藉經理鎬鎬駐平壤不即進聞二城破始至王京漫無一籌是時朝議以朝鮮不自奮激責其王苟獎率三軍死守社稷當大發兵餉以助討賊如自輕宗廟竄伏草莽求緩須臾中國豈得伐為爾哉弗持兩端以悞機務朝鮮王具言誠疑請躬服縶以待指揮是時王京水路要害皆為賊所得使其半由陸牽制於南半由水抄入於北則吾兵陷死地而倭犯旅順犯天津犯登萊無不可直踐中國第倭酋無雄略恐離海口易進難退故築營壘密多糧令麗民納糧免戮愈為久遠設施而我得待兵餉之集玠未抵王京倭遊兵先至全義館距王京止百五十里偏將楊登山牛伯英敗之斬其驍將葉一枝倭氣稍挫玠至視知行長營在金山清正營在四

生浦與諸將計曰我先攻金山則倭據險阻我水陸失援必先破清軍則可以盡殲其力東至東萊機張北至慶州蔚山但必得水軍為奇兵以牽其四顧而陸兵方可出所患者水軍弱耳乃合計步馬共得四萬餘弁將高麗之軍萬餘以高策為中軍李如梅為左軍李芳春為右軍大將麻貴同經理鎬自忠州烏領向東安而趨慶州專攻清正然恐行長自西來援則令中軍扼全羅使不暇顧又摘三路騎兵千餘人同朝鮮之師由天安全州南原而下命平壤一帶備行糧十二萬聲言大舉以搖其心分其勢水軍寡使暗伏俟戰鳴鼓為疑兵倭敗遁則夾擊之盟師而發是時丁酉十二月四日也至二十日兵會於慶州知賊巢於蔚山蔚山之南為島山二山不甚峻而城依山為固中有一江可通金山其陸路則

由彥陽亦可通釜山麻貴將專攻蔚山分軍扼彥陽以絕釜山之援李如梅等斬獲四百四十餘遂逼烏山營遊擊茅國器又斬獲六百六十餘遂容匪四圍困之十日倭食盡汲斷至嚙紙飲溺并食以食善礮者而餘聽其餓死礮彈以碎鐵礮藥可一發傷兩人清正固守不下俟我之怠詐以降請鍋信之疏報曰清正乞降臣不之許必當生擒以獻闕下老將吳惟忠曰圍城必缺走而可擒也鍋叱之逮十日行長援至然恐我師乘其後止抽精銳二千遍樹旗幟蔽江而下水兵寡故不足以禦鍋震懼議正月初四撤兵先一日輕騎遁去士皆奔竄清正襲之損失過半以是鍋罷歸二軍俱回屯慶州築濬以自固乃益召川廣兩浙之師而名將陳璘劉綎張榜鄧子龍藍芳威等皆至以萬世德爲經理璘以地理隔越

山川險阻兵不可聚分爲水陸四路以李如梅主中麻貴主東劉綎主西陳璘主水合師十萬各守信地未幾如梅鎮遼以董一元代之世德猶未至玠即于九月二十日進師是時倭據朝鮮七年于茲矣沿海千里分爲三窟清正仍據蔚山行長則據順天義弘則據望津泗川麻貴駐溫井當清正深溝高壘時出遊兵以擾之劉綎駐水源當行長行長寨逼于海綎兵不能進乃誘行長出會以擒之每期則單騎候於道行長漸信之而綎部下降倭洩其謀行長驚遁綎以兵迫之不利愈迫之遂大獲董一元當義弘躬往宣府募家丁未至裨將茅國器請以身當賊日有斬獲乃作檄諭之以携其黨黨有離心乃俟一元至大舉倭臨江固守勢若長蛇國器曰觀其形勢以望洋爲首首碎則立破矣然晉江不可飛渡當

以計得之邏騎得一婦自倭營來懷中出一紙署曰此婦將  
度異域吾憐而贖之天兵弗害也未日知吾姓者令公之後  
埋兒之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國器贊畫諸葛緒  
解曰此郭國安也以語參謀史世用世用躍然曰郭國安華  
人也往與共在日本誓自効於本朝今在茲可以間矣乃謀  
調之知義弘尚在泗川主望津營者國安也乃遣書約之於  
九月二十日伏火屯聚俟我師渡焚糧以應之至期如所約  
遂大勝奪其營倭退守於泗川是日麻貴亦襲破永春焚其  
營壘積聚二十一日西破昆陽焚燬殆盡三營既破我兵得  
駐江南二十八日夜半襲泗川驍將李寧以先入失道陷沒  
我兵反爲所乘及曉我兵四集倭奔敗遂斬獲數百倭棄城  
奔新寨乃燒其東陽倉二十九日議取新寨即義弘所居也

國器曰倭雖敗而士尚衆併歸大營其守必力攻之不下而  
援兵四集往事可鑒也不若先攻固城倭方挫未敢出救固  
城拔則新寨援絕此長策也一元狃于屢勝掀髯曰疾雷不  
掩耳寨將不戰而下矣遂進師城幾壞而木積破藥煙障目  
倭遂乘之我兵大敗奔潰國器欲死守望津而諸將已不能  
軍乃還星州是時陳璘率鄧子龍等扼海道倭艇不敢橫行  
忠清道有九龍島者不可燃犀裨將方日新過其處銳驚水  
怪一軍盡沒十月世德至王京乃移檄倭管數秀吉之罪而  
嘆憫島民無辜八年暴露以感激之是時倭衆久思歸得檄  
心動值秀吉死其子金哥幼國中潛謀篡奪三將皆欲歸莫  
敢先發國器知義弘素怨秀吉可間也乃遣茅國科持世德  
檄齎金帛以見義弘郭國安從旁贊之義弘諾國安私謂國

科曰國有大故勢當疾歸所恃者金山數月糧耳糧盡當歸矣已而清正糧果盡告借義弘義弘不許清正乃先撤蔚山之師義弘行長以次而撤陳璘俟其渡海以水師邀之鄧子龍深入後軍火器快中其帆檣遂戰沒我兵戰益力倭不善水戰且無鬪志遂大敗復竄於岸者為陸兵所掩溺死萬餘斬首尚千餘級行長最後發師猶在道為劉綎所邀大敗之至是三路二十一寨悉蕩平是時戊戌十一月也我師歸朝鮮得再有其國焉至庚子善後始畢大司農計度支自玠出凡四載用餉銀八百餘萬兩軍資不與焉駘卒子暉嗣四十六年奴酋犯順乃勅王整軍協勦經略楊鎬於己未二月十一日誓師而發鎬即故經略朝鮮金山甯道而罷者也起鎬田間識者曰無以謝遼土且不可使朝鮮聞也然事急莫敢

言者鎬以詔旨發其師暉命姜弘立為都元帥金景瑞副之率士萬三千人銃手居多朝鮮之習火器自東征始也其法以木為牌並列如墻開穴置銃銃力頗猛鎬命屬於劉綎綎即征東時大將也時當一面其道出寬奠與朝鮮近故使屬之而命遊擊喬一琦督焉綎之師頗有斬獲朝鮮再喪之餘稍知訓練亦能成軍虜覆他路將杜松假其旗幟以襲綎軍綎一琦皆戰沒朝鮮裨將金應河據山為營嚴銃以拒虜中銃不退天乃大風揚塵銃不能發應河據胡牀持大弓射賊力屈而死弘立與景瑞舉軍降次年天子下詔恤朝鮮之死事者命經歷程崧以一萬金往廷議又請以行人劉時俊往且駐劄義州以獎勵朝鮮士卒是時朝鮮使臣在京師以本作實以萬金助以火藥延議請往者東征之役官軍頗暴其民請自奉勅齎資以往不敢煩

天使且言殘敗之餘未能整衆義州之駐無益事宜本兵黃  
嘉善遂請令順齋勅賚如所請而時俊辭遂罷其使是時奴嘗以威脅  
也非勵率外藩之意矣時俊辭遂罷其使是時奴嘗以威脅  
朝鮮朝鮮懼遂陰與通而陽調於我邊臣有言其餽鹽米與  
虜者言路以爲言王暉震恐乃表咎行人失辭請命專使弁  
白其遜辭緩禍非敢陰餽鹽米疏留中其地東西相距千  
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略倣中國以田  
制俸刑法不苛俗柔謹崇釋尚鬼惡殺茅居苧衣知文字喜  
讀書上下威儀燦然可觀矣山川九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  
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氈紙狼尾筆梟下馬長尾  
雞貂豹海豹皮八稍魚昆布枕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  
馬鴨綠江雁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苦女直邀  
劫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

茅子曰葉少師嘗謂隋唐之際高麗勁矣明興濡沫皇風俎  
豆詩書爲冠帶國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摎有  
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於今弗替可謂盛  
矣而襲林日久積弱成形高皇前言徵於左卷神聖豫謨曷  
可忽哉余竊有感也高皇豈特謂其弱哉知其弱則不能守  
不能守則唯強者是附唯強者是附則不可責以忠義望其  
圖報矣今李氏宗社失而復存朝廷之德實與天並邇者東  
事紛紜頗有陰陽天下不能無望焉夫成桂之於王氏何如  
哉奪其國以至於今故洪武末年令遼東絕朝鮮且著之祖  
訓焉朝鮮之再通自永樂元年始也董山之叛亦陰受其爵  
此其通女直之始也今禮義修於外觀望存於中我恃其服

彼恣其慢異日隱憂恐有不出高皇豫料者可不戒哉故詳其疆域于左

疆域

京畿道

楊根郡

豐德郡

水原郡

漢城府

開城府

長湍府

楊州

廣州

潤州

驪州

果州

谷州

坡州

交何縣

三登縣

土山縣

江原道

忬城郡

平海郡

通州郡

寧越郡

松岳郡

旌善郡

高城郡

江陵府

淮陽府

三步府

襄陽府

鐵原府

原州

江州

槐州

溟州

平康縣

安昌縣

烈山縣

麒麟縣

酒泉縣

丹城縣

蹄麟縣

蔚珍縣

瑞和縣

歙谷縣

黃海道

遂安郡

延安郡

平鄒郡

平山府

瑞興府

承天府

黃州

白州

海州

愛州

仁州

安岳縣

三和縣

龍岡縣

咸從縣

江西縣

以上五縣

黃海道

仁州



半峰縣

文化縣

長淵縣

全羅道

靈岩郡

古阜郡

珍島郡

全州府

南原府

羅州

濟州

光州

昂州

萬頃縣

茂長縣

鎮安縣

扶安縣

全渠縣

康津縣

興德縣

黃城縣

樂安縣

昌平縣

濟南縣

會寧縣

大江縣

臨波縣

古阜縣

南洋縣

富順縣

扶寧縣

麻仁縣

渚城縣

海南縣

神云縣

移安縣

慶尚道

蔚山郡

咸陽郡

熊川郡

陝川郡

永川郡

梁山郡

清道郡

蔚山郡

金海府

善山府

寧海府

密陽府

安東府

昌原府

慶州

泗州

尚州

晉州

蔚州

泗州

東萊縣

清河縣

義城縣

義興縣

聞慶縣

巨濟縣

昌寧縣

三加縣

安陰縣

高靈縣

守城縣

忠清道

清風郡

溫陽郡

天安郡

林川郡

忠州

矜州

興州

清州

靖州

禮州

公州

幸州

洪州	永春縣	扶餘縣	保寧縣
報恩縣	石城縣	連山縣	燕岐縣
咸鏡道			
端川郡	蜀莫郡	寧遠郡	咸興府
永興府	鏡城府	安邊府	會寧府
延州	德州	開州	惠州
蘇州	合州	燕州	隋州
利城縣			
平安道			
加山郡	价川郡	郭山郡	云興郡
熙川郡	宜川郡	江東郡	慈山郡
龍川郡	順川郡	傳川郡	

平壤府	見仁府	成川府	寧邊府
定遠府	江界府	昌城府	合蘭府
廣利府	安州	靈州	青州
定州	朔州	昇州	平州
撫州	常州	義州	宿州
銀州	鋼州	渭州	鐵州
買州			
孟山縣	德川縣	陽德縣	江東縣
中和縣	泰川縣		

今按豐臣秀吉將有事于大明用于戈於朝鮮武備志粗志顛末近世記此事者圖書編皇明實記朝鮮懲誌錄我征伐記小瀨氏記家譜等書也事繁不遑枚舉朝

鮮考所謂小西飛者小西飛驒守如安也郎古耶郎當  
作那那古耶肥前國名護屋也行長小西攝津守行長  
清正加藤主計頭清正興哥下文作金哥指金吾秀秋  
也秀秋者秀吉夫人高臺院兄之子秀吉以爲子義弘  
嶋津兵庫頭義弘茅國科爲義弘囚在薩摩秀吉薨後  
我國送還諸囚萬曆二十八年當我慶長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明提督總兵官都督李 關 諭日本國諸酋長朝鮮世奉  
天朝正朔不失臣節故加其義而列之藩國如遇外寇  
侵陵必相救援此天朝柔遠字小之仁也往者關白逞  
兇狡焉啓疆虔劉其人民焚蕪其廬舍走其君臣而掠  
其玉帛與爾國有不共戴天之讐者我聖天子赫然震  
怒不吝帑金不靳糧糈命將興師驅逐憑陵還其土地

復其宗社此俱往事今無論已顧朝鮮爲爾國破殘瘡  
痍未甦元神未復聖天子惓惓軫念屬藩慮其衰弱不  
能自振乃專勅經理撫院遴選本鎮提督拔擢將領提  
兵十萬分守要地善後朝鮮爲屯牧長久之計且簡書  
諄諄惟務蕩平外寇殄絕片帆戰守機宜本鎮專責即  
今爾輩返其原使似有悔心之萌但連年戰爭干戈相  
向卽一旦改心易慮誰復信之但今送還人役乃昔年  
三提督所遣本鎮繼來朝鮮安得與聞第念爾國不羈  
使人不戮俘獲遣將輸誠翻然有恭順之意乃特加爾  
優賚發還此後毋得假事差遣窺伺海濱雖一价相通  
亦所必儆且朝鮮旣奉我命令亦不敢擅自通和自起  
昔年招侮之漸爾國雖越在海外亦我天地覆載赤子

也誠能無事侵陵恪守境土我皇上天地有心亦且包  
容茹納盡收之覆載中矣豈獨愛字朝鮮而故仇爾國  
耶爾其思之如諭奉行自此我與明終絕年年商舶來  
互市于我余親見諭故載之

三拜不取  
向用一月  
今滿蒙  
其十萬  
新自  
與未  
於其宗

